

一塘荷香听蛙鸣

荷塘之中,荷花悄然绽放,起初只是零星几点,继而渐渐繁盛。那粉白相间的花瓣,在阳光照耀下更显生机勃勃,犹如自水墨画卷中翩然而出的仙子。荷叶宽广而圆润,悠然漂浮于水面,宛若一只只摊开的手掌,轻抚着清波。初绽的荷花自这些手掌间探出头来,有的还羞涩地裹着青色的纱衣,有的则已全然盛开,露出嫩黄的花蕊,宛如少女羞涩的笑靥。花瓣尖端常挂着晶莹的水珠,微风拂过,水珠便轻轻滚落,打在荷叶之上,发出细微而清脆的“嗒”声。这声音虽轻,但在四周宁静的氛围中,却清晰可闻。

荷塘之畔,芦苇丛生,高低错落,密密交织。苇丛深处,蛙声阵阵传来,起初只是三两声低吟,继而此起彼伏,连绵不绝。夏日的荷塘,无疑是蛙的乐园。每当夕阳西下,暮色降临,那些隐匿于荷叶下的生灵便纷纷苏醒,开始它们那不知疲倦的欢歌。我常坐于塘边石上,聆听这自然的交响乐,只觉其美妙无比,远胜人间任何丝竹管弦之音。

荷塘面积虽不大,约莫半亩见方,但四周杂树环绕,野趣盎然。塘中荷叶层层叠叠,有的才



露尖尖角,有的已舒展如伞盖,在晚风中轻轻摇曳,宛如绿色的波浪。荷花点缀其间,红的如火,白的似雪,偶有粉色,皆亭亭玉立,不染纤尘。日间,蜻蜓点水,蝴蝶穿花,构成一幅动人的画卷;夜间,蛙声四起,这画卷便仿佛活了过来。

起初,蛙声只是试探性地响起一两声,宛如乐师调弦,又似哨兵探路。继而,四面八方都响起了蛙鸣,高高低低,远远近近,交织成一片。这声音初听似乎杂乱无章,但细品之下,却颇有韵律。老蛙的声音浑厚如鼓,幼蛙的声

音清脆如磬,不远处的稻田里传来的蛙声则短促急切,宛如梆子。它们各自吟唱着自己的曲调,却又奇妙地融为一体,在夜色中流淌。

月光皎洁的夜晚,蛙声更加嘹亮。银色的光辉倾泻在荷叶上,水珠滚落如珍珠,又悄然滑入水中。蛙们似乎也被这美丽的景色所迷惑,愈发卖力地歌唱。有时,一片云彩遮住了月亮,蛙声便忽然低落下去,仿佛也害羞了;待云散月明,蛙声又陡然响起,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。我常想,它们是否在比赛,看谁唱得更久更响,而那躲在荷叶深处的萤火虫,则提着灯笼飞来飞去,似乎在为它们点数记分。

雨前的蛙声又别有一番韵味。空气闷热潮湿,荷香愈发浓郁,蛙们似乎也感知到了天气的变化,鸣叫中带着几分焦躁。它们从水中跃上荷叶,又从荷叶跳入水中,搅得满塘都是“扑通”声,与鸣叫相和,竟成了一种独特的节奏。及至雨点真的落下来,打在荷叶上噼啪作响,蛙声反倒渐渐稀疏了,最后只剩下雨声独奏。我想,蛙们大约是躲到水下避雨去了。

张宏宇

流萤与旧夏

儿时夏日,我常住乡下外婆家。暮色降临,我躺在外婆腿上,空气中飘着肥皂淡香。稻田蛙鸣此起彼伏,热风裹挟泥土与青稻的气息,外婆摇着蒲扇,轻轻为我驱赶蚊虫。外婆轻声提醒,萤火虫来了。

稻田之上,微光渐渐亮起,越来越多青黄色光点在稻穗间低飞。外婆给我一只扎了小孔的玻璃罐头瓶,我跟着表哥赤脚奔跑在田埂,静静等候,轻轻拢住停在稻叶上的萤火虫。我问外婆萤火虫为何提着灯笼,她答道,是在寻找回家的路。

后来,外婆渐渐认不出我,言语含糊,语调却依旧温柔。去年盛夏归乡,外婆已然离世,老屋拆除,田地变卖,家门口修起水泥路,立上太阳能路灯。夜深,我久久伫立,一只萤火虫也没有等来。我想起玻璃瓶里跳动的微光,想起外婆那句话:萤火虫找不到归途,而我,再也寻不回那个满是流萤与温情的旧夏天。

孙志昌

一晴方觉夏深

雨终于倦了。云层裂开的刹那,阳光像一匹脱缰的金马,从天际奔腾而下,踏碎了满地的潮湿与慵懒。人们这才惊觉——原来夏天早已悄悄坐稳了江山。

天空蓝得近乎奢侈,像一块被泉水反复浣洗的绸缎。白云是哪位仙子随手抛下的棉絮?一团团懒懒地泊在山头,又被风扯成丝缕,游丝般挂向远方。阳光穿过这层薄纱,仍是滚烫的,落在皮肤上,像谁用温热的掌心轻轻覆了一下。

待到日头偏西,暑气才肯退潮。炊烟被晚霞染成淡紫、橘红、绯金,一层层叠在天边,像谁打翻了调色盘。蛙声开始试探着响起,一声,两声,继而连成一片,把夏夜泡进一坛醇厚的酒里。

泥土的气息醇厚无比,被雨水泡透、被阳光晒暖的泥土,在夜色里缓缓呼吸,像一位沉睡的巨人,催得万物生长。

徐晟

一枕夏雨 诗意千年

明朝张岱曰:“人无癖,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”。一定要爱着点什么,恰似草木对光阴的柔情。

吾独爱夏夜听雨声。石榴红了,听雨檐下,松竹入户,万千潇洒。微风起,夏夜凉,今夜有雨敲窗……

“殷勤昨夜三更雨,又得浮生一日凉。”听一场落雨,平淡心境。静夜听雨敲窗棂,把自己从千军万马的尘世间拉回到一方静谧天地,放下浮躁与繁华,独享一个人的浮世清欢与细水长流。

“一帘夜雨在窗外,穿林打叶在心间。”越是在这个似乎什么都能看见的时代,我们越什么都看不见。烟雨缠绵,漠漠如织,打湿了夜的黑,也澄澈了几多孤独不眠的灵魂。静夜听雨敲窗,解读人间悲欢离合,会对生命有清新的认知,自有一番入骨的禅意。

“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。”这位深情了千年的《诗经》女子,在风雨凄凄之夜,该是倾诉了多少柔情、多少泪水。一管箫,一把剑,一袭青衫的程英和杨过一起走过流落

飘零的日子,他们的相遇,清幽绝俗,竹案之上,一琴,一箫,这位青衫少女左手按纸,右手握笔,姿势飘逸,反反复复写的是:“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!”

望穿夏雨秋水,望断天涯路。“五月渔郎相忆否,小楫轻舟,梦入芙蓉浦。”该是那等了一辈子,爱了一辈子,也恨了一辈子的夏雨荷深藏在大明湖畔最美好的梦境吧。黑夜的思,黑夜的痛,孤灯枯坐,雨滴垂阶到天明。她在等,等那个再也不会归来之人,等那个君临天下的帝王许诺她的嫁衣红霞。

骤雨初歇,“一池草色万蛙鸣”。此时,或斜倚枕边,听取蛙声一片;或赏诗品茗,约客对弈,皆别有趣。约客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”,独自一人享用这唯美的夏日雨夜,沉浸其温柔情怀与意境,亦是难得的幸事

有人说,世间最幸福的事,便是世界再大,总有人等你回家。夜阑沉静,柴门犬吠,那“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,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”的巫山神女,该等到风雨夜归的心上人了吧。

张丹

凤凰花

廖丽雪

一束火焰
只有凤凰才能衔到高处
它火红的喙
啄破五月的蓝釉
一束火焰
只有凤凰懂它的浓郁
这五月的烈酒
被高高举起
那些坠落的不是灰烬
是凤凰抖落的羽毛
带着灼热的体温
在青绿之间

半熟时光

聂顺荣

风收住远行的脚步
日光在大地缓缓铺展
麦粒在穗间悄悄充盈
不求极致饱满
不慕过度丰盈
草木依着节气舒展
枝叶裹着半熟的心事
雨水落得轻柔克制
未满是留白
小盈是心安